



珠还

陈道阔 王晋 编著

华 艺 出 版 社

前 言

走近澳门

茫茫宇宙，小小寰球；漫漫史程，匆匆过客。

走出家庭的堂舍，走出熟悉的院落，走出“边检”的通道，走出拱北的关闸。

澳门，毗邻而又遥远的世界。

这是1998年盛夏的一个上午，我们拥挤在“出关”的人流之中，默默地走着。看看前后左右，基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澳门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简朴的单装，有的还赤脚趿着拖鞋。许多中年人提着两轱辘行李架，系着红红白白的塑料袋；或拖着些啤酒饮料、方便面及青菜，最多的是小葱，完全是赶集的小镇风情。

澳门是“洋货”的天下。“进口”的食品全靠进口吧。

他们拿着一张张纸片——大约是身份证，从“澳门居民通道”进进出出，很有点上下班打卡的味道。

这就是“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吗？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到珠海旅游的内地人来说，大厅里水泥地面上的一抹黄油漆线，就是神圣的国境屏障了。

国境，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才有的最为特殊的人为界线，破成碎片的地壳有如巧手缝制的绣球而显得更加多彩绚丽。它的光荣和耻辱、伟大和卑鄙、美善和丑恶……世世代代众说纷纭。

西欧已经统一货币，东欧还在挖掘鸿沟。笔直的国境让人看到了非洲土地被宰割的屠刀，日语中的葡音晦藏着惊涛骇浪中西方帝国的三桅炮舰……地球上的国境线，哪一条不是生命和尸体凝成的血腥疤痕？如果说一切都会回归自然，曾经没有国境的地球，总有一天会还她本来面目的话，东方板块上，人们不正是在小心翼翼地擦洗磨合着那一条条刀伤般的污秽么？！

香港回归了，转眼就是澳门。

成吉思汗的雄心和努尔哈赤的智慧，将中华民族的豪华家宴推向了极至。澳门葡人，会是最后一位入席的嘉宾吗？

一位隐居澳门的宿老这样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在世界人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座恢宏的金字塔，澳门则是金字塔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贾梅士的命运和在葡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与我们的屈原依稀一辙。据说，这个流放海外穴居澳门的孟浪眇者，因为扒在石板上写成对葡舰海上扩张的狂热讴歌——叙事长诗《葡国魂》，使他载誉千古。屈原并不因为嬴政的历史确认而取消端午的龙舟，贾梅士也不会因为葡国海上霸权的消失而删去6月10日的庆典。爱国主义，民族英雄，永远都是伟大的，因为那需要献身精神。

人是黄皮肤，字是方块形，话是广东语。

凼仔。黑沙滩海边。葱茏的紫罗兰掩映着一方小店：法兰度餐厅。

简陋的砖房，古老的壁炉，笨拙的吊扇……澳门少数没有装空调的餐厅。但它的安谧优雅的环境却远绝尘嚣，一派世外桃源。海浪扑打出特茹河的涛声，空气中弥漫着西南欧乡村宴会的烧烤芬芳。每当红日西沉，两条澳凼大桥华灯溢彩时分，这里便嘉宾满座了。

人全是葡人，音全是葡音，味全是葡味。

“土生葡人”，一种颇为独特的人文现象。

一段历史就要告别了。于是，法兰度餐厅里，似乎总笼罩着缠绵不尽的告别氛围。

人们的价值取向千差万别。

议事亭前的水池边，一个看似土生葡人的少女正和一个内地游客交谈。她说她中学快毕业了，想考“上海交大”。内地人问她，你对中文这么酷爱，是想二十年后竞选“澳督”吗？她大声辩说：“不！我决不当澳督！我这个人喜欢自由！”

站在黑大理石建筑的“融合门”下，遥望湾仔，海天在目。背后的妈阁庙梵钟传响，惊起不远处教堂十字架上两只飞鸽。

从珠海开来的“澳门环岛游”旅游船，在澳凼大桥下穿梭如织。“华威”、“海鹰”、“濠江明珠”……游人们扶栏观奇，指点猜疑。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绿翠之中——澳督官邸前的一面葡国国旗，像一朵孤寂的鲜花，为行将凋谢而坚守着最后的红颜吗？看到了老榕树林荫道边下象棋的两个老者吗？其中一个碧眼黄须，正用地道的广东话和对方笑骂：“呔！”看到了新丽华广场上，王国辉、吴薇薇、何嘉妍等风风火火的少男少女，正在组织“踏响青春的赞歌”的有奖园游会吗？看到了“融合门”上，青年游客们的信手涂鸦：“梁小义在此 MC”和密密麻麻的爱情诗行吗？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世上无一长久，
每天都要分手，
就算今天重合，
明天还要分手。
永远永远不会长久……

澳门的标致——大三巴遗址前，有一座许多澳门人感到耻辱的铜雕：一位美丽的着旗袍的中国少女，手持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正深情脉脉地献给一个风度翩翩的葡国青年。

澳门，人称“莲花地”，以其半岛如盛开的莲花突出海上故。山称莲花山，庙曰莲峰庙，与大陆相连的窄长地带又叫莲花茎。

可怜的中国姑娘，向那孔武粗壮的葡国汉子献上的，仅仅是一朵莲花么？！

于是，毁之誉之，不同意见蜂至。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当年的“莲花茎”因大规模填海而面目全非。凼仔、路环二离岛以两座长桥一道海路连接，天堑通衢，浑然一体，莲花三朵，竞相辉映。大炮台上第 712 号大炮未打出的炮弹狠狠地瞄准着葡京酒店上的轮盘，新世纪赌台上的铃声和着西望洋山教堂里的祈祷。店铺门墙根供奉的土地神很难说是信仰，亚马留铜像旧址的上空，停着一堆古怪的云团……

七里城廓，十方世界。如果说澳门寸土寸金，是指她非凡的商业质量，而真正最珍贵的，当然不是这点！

爪泥澳门的文人有如过江之鲫，书写澳门的笔墨大可盈车。一位长住澳门的朋友提醒我们：澳门与香港不同，澳门不好写。

诚然。正因为如此，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澳门。

目 录

前言 走近澳门.....	(1)
第一章 十字门开.....	(1)
1 海的神话	(1)
2 季风吹来的“妖物”	(5)
3 铜墙铁壁.....	(10)
4 买来的户口.....	(16)
第二章 小荷尖尖	(23)
5 被挟带的上帝.....	(23)
6 莲花初放.....	(28)
第三章 步步为营	(34)
7 千载良机.....	(34)
8 “澳门街”	(40)
9 国中之国.....	(44)
第四章 瞬间辉煌	(49)
10 海上明月	(49)
11 三年一战	(52)
12 金涛银海	(58)
13 澳门之子	(61)
第五章 东方模式	(65)
14 畏威怀德	(65)
15 谁主沉浮	(69)
第六章 阴差阳错	(74)
16 异端邪说	(74)

17	希望南方	(78)
18	梦醒时分	(82)
第七章	东风古道	(88)
19	锁国时代	(88)
20	片晌贪欢	(94)
21	滨海“白屋”	(99)
22	“盛世”悲歌	(104)
第八章	罌粟之花	(110)
23	蓝蓝的“云雀湾”	(110)
24	静静的“海盗湾”	(115)
第九章	划时代的悲剧	(122)
25	狼来了	(122)
26	鸦片克星	(128)
27	虎驴之战	(134)
第十章	组上岁月	(139)
28	“卖国条约”	(139)
29	“民族英雄”	(145)
30	“一雪国耻”	(151)
31	“俱置不论”	(156)
32	“买国计划”	(161)
第十一章	比蒸笼还大的馒头	(167)
33	国际掳客	(167)
34	“腐澳之地”	(176)
35	界在何处	(178)
第十二章	子夜星辰	(184)
36	“拐子佬会猪仔”	(184)
37	保皇基地	(191)

38 革命枢轴.....	(196)
第十三章 乱世回归梦.....	(202)
39 先生遗恨.....	(202)
40 巴波沙坊.....	(207)
41 东方“卡萨布兰卡”.....	(211)
42 弄戏澳门.....	(216)
第十四章 东方欲晓.....	(223)
43 再次“中立”.....	(223)
44 旧梦难觅.....	(228)
45 东方“蒙地卡罗”.....	(231)
第十五章 政治风雨.....	(236)
46 “一二·三”事件.....	(236)
47 “四·六”事件.....	(241)
48 “四·二五”事件.....	(247)
第十六章 “管鲍”.....	(252)
49 “儒商”.....	(252)
50 “贤哥”.....	(257)
第十七章 千古美谈.....	(261)
51 诗人之梦.....	(261)
52 诗话邦国.....	(267)
第一轮：“兰舟共济”.....	(267)
第二轮：“倒啖甘蔗”.....	(270)
第三轮：“晴空一鹤”.....	(271)
第四轮：“满园春色”.....	(275)
53 诗情万里.....	(278)
第十八章 静静的黎明.....	(286)
54 谁怕风雨？.....	(286)

55 谁恋旧窝?	(291)
56 谁说再见?!	(297)
后记 明年花胜今年红	(302)

第一章

十字门开

1 海的神话

“尊敬的澳门政府机构和民间社团的各位嘉宾，尊敬的新华社澳门分社领导，尊敬的专家学者们，女士们，先生们！”一个厚重雄浑而深沉刚健的男低音，节奏分明地在精制典雅的澳门市政厅议会大厅里隆隆回响，“今天，澳门妈祖信俗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开幕——”

讲话的澳门归侨总会会长、澳门笔会会长梁披云老先生，西服领带，神采飞扬；一米七几的身材，有如玉树临风，高岸挺直；笑眯眯地手持麦克风，那模样很像一位深孚众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谁能想到，他已度过了89岁的华诞哩！

厅堂里静若空谷，偶尔的掌声又掀起潮涛般的轰鸣。

市议会主席麦健智正襟危坐，似乎胸有成竹地准备迎接学术上的挑战；澳门著名工业家贺田挺着光洁闪亮智慧横溢的额头，坦荡笑容，一副与世无争的超然情态；慈眉善目的释机修大师总是那样和颜悦色，将影视界精心塑造的大德高僧的完美形象供奉在滚滚红尘；儒雅彬彬的林家骏主[※]捧着会议文件直直地看着梁披云，像一个特别严谨诚笃的大学者……

济济一堂，荟萃了澳门的学术精英，更多的是海内外对妈祖

现象进行长期研究、著述甚丰或者见解独到的理论权威。

厅外的长廊摆满花牌，喷水池飘洒着哗哗玉柱，温馨的春风弥漫街市，遥远的海浪低低唱语，谛听着一方心灵的盛会。

妈祖，妈祖信俗，妈祖信俗历史，妈祖信俗历史文化，在冗繁的中国文化沉积岩里，以她独特的人文背景，折射出光照海途的贝阙珠宫。如果说佛教以四大名山的辉煌构筑了西域信仰，妈祖则以海洋文化的流动内涵，凝成了东南神学。

妈祖是中国人创造的。妈祖只有崇奉，没有经藏。

天书无字。

人类社会近代史的时间划分众说纷纭。和海洋的交往，对风涛的征服，世界性的商业行为，是不是人类社会告别中世纪的另一个开端？

先有妈祖，后有澳门。

北宋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看到商业社会的滚滚潜流正悄悄地崩溃着封建建筑的龙亭凤阁。靖康耻后，偏安苏杭的中原政权，使江南膏腴之地更是锦上添花。当丝绸之路被北方战火切断的时候，海上交流自然成了最繁忙的金银孔道。东方的价值取向开始沉重地飘移：此时此际，“儒业”已不再时髦，“鬻塘贾”以负心汉的面目正式登上了东方的生活舞台。叶适的长篇巨著（《习学记言》）发出了商业社会的呐喊，而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也在这个时候问世，向王权所有争夺私有之权。

与东方参差前后，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生存的本能使西欧人扑向了海洋。

就在这个时代，我们迎来了妈祖的圣诞。是时间的巧合吗？不，是历史的必然啊。

据说，那是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一个阳春三月的早晨（3月23日），妈祖在福建莆田湄洲湾海滨一林姓的普通人家降

生了。这是一个女孩，排行第六。女孩是没有名字的。在她成名之后，人们称她“默娘”，是因为她出生时不哭不叫，总是那样默默地看着亲人们的缘故吧。

日出日落，潮涨潮消。转眼间默娘已经长成一个苗条娟秀的大姑娘了。这天中午，默娘突然想小寐一会儿。当她刚刚伏案支颐，就恍惚觉得自己已经飘飞在大海长天。低眉一看，啊？那不是哥哥的船吗？群山一样涌动的涛浪中，那沙船像一片旋转的树叶，行将没顶。她急忙展开朱篷红袖，挡住了狂啸的飓风，让哥哥的船向海岸缓缓靠近。

好可怕的梦啊！默娘不觉为长年飘泊海上的哥哥忧虑起来。第二天，哥哥回来了，看着妹妹的红衣红裙，半天说不出话来。

……美丽的默娘不曾出嫁，只活了27岁。然而，随着海洋贸易活动的与日俱增，在后来的岁月里，惊涛骇浪中默娘显灵救世的故事铺满了万里海途，默娘也由传说中的神女受到历朝的褒封阶晋，夫人、妃、天妃、天后，封号字数最多的达20余字：“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威助顺福惠徽烈明著天妃”（元天历二年）。

澳门供奉默娘是从明弘治元年（1488）开始的。当时，一福建商船满载南洋珍宝行至澳门水域，飓风突至，海涛拍天，商船在波峰浪谷中板荡颠簸，眼看就要翻沉。商人们抱桅悲嚎，完全绝望。就在这时，海天之间划出一道红光，风铃环响，紫雾缠绵，不远处的一抹山影后，出现一位俊俏的姑娘，红艳艳的披风像一朵凝固的彩霞。就在这一瞬间，风停了，浪息了，天蓝海碧，鸥呀云淡。

“娘妈！”满船人跪在甲板上，向那红云隐去的山影呼号礼拜。他们将船靠到海边，在默娘显灵的山下，建起了一座庙：“妈阁庙”。庙里一块巨大的石头上，流畅地镌刻着四个红色大

字：“利涉大川”，画龙点睛地宣示妈祖信仰的精髓所在：走出去呀，飘洋过海。海天的尽头，有一个新世界……

市政厅里的学术讨论会紧张张地开了三天，德国学者魏道恒博士、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滨下武志先生、台湾中华宗教学院王守昌院长……一个接一个演讲，献给妈祖的 36 篇论文，在妈祖的头顶闪射出 36 道祥光。

福建的女儿，倒成了澳门的神主！

——啊，澳门！

中国连绵不尽的海疆，以“门”为地名的，无疑以广东为最。广州的珠江口，中原的海大门吗？这里的“门”不胜枚举。而湾仔、凼仔、路环诸岛，在这里组成的一个“十”字形航道，“十字门”，大约是东方最为恢宏壮阔的“门户”了。“十字门”前的一条半岛——澳门，进入广州的水路绝径。

那时的珠江三角洲在中国的版图上正一天天地凸起来。唐宋遗民的最后乐土，云贵高原的表层植被，壮汉民族的精神盆地——谪贬南迁的中原汉人，若不是王公帝裔，也必是文武奇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片土地上堆积沉淀着与北方政权格格不入的另一类生存智慧。粤语的艰涩之处，仅在于保留着太多的古汉语或壮语的缘故吧。譬如一般的口语吧，这里至今把“喝”说成“饮”，把“看”说成“睇”……

海浪拍打着荒凉的半岛，“妈阁庙”笼罩着淡淡的蓝烟。来来往往的商船从“十字门”匆匆驶过，载去绸缎、磁器、茶叶和东方的神秘，载来香料、胡椒、珠宝和西方的诡传。

如果说释迦牟尼创立了东方农业王朝的国教，“娘妈”的传说是不是升华了南海商业文化的信仰呢？！

帆影点点，白云悠悠，年年岁岁，太太平平。

这一天，一艘挂草席帆的中国商船停在了妈阁庙前的海滩

上，船上走下一个蓝眼睛、高鼻子、黄胡须的中年“夷人”。他指点着妈阁庙，比比划划地向当地人询问，这是什么地方？当地人告诉他，这座庙叫妈阁。

“Ma—Cau?”（妈阁？）

“Macau?!”（马交?!）

低低地嘟哝不清的发音，却像沉雷滚动。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直至大西洋，大半个地球的海途霹雳般地传响起这个含混的地名：“Macau!”竟如“芝麻开花”的谶语一样，令一切渴望财富的人心驰神往，两股战战。

如此偶然也可能应是必然，非常不幸也可能非常荣幸，中国现代史的大门将要在这里——澳门——被敲响了。

2 季风吹来的“妖物”

大约是1513年的夏天。

他说的“Macau”是葡语，广州译音便是“马交”。

若热·阿尔瓦雷斯（也译作乔治·阿尔佛留斯或欧维治），年近50，体格威武，隆准虬须，额头上凝固着风涛堆砌的皱纹——一个典型的葡萄牙冒险家。他当时并没有在澳门停下来，因为那会儿的“妈阁”除了一方丛林、两只舢板和天空的数点翔鸥以及山那边的几声犬吠，满眼萧索，沉寂荒凉。没有人烟，更没有货栈，真正的海上贸易市场据说在珠江口对岸的屯门岛。

呀?! 当中国商船驶进屯门澳时，阿尔瓦雷斯不觉全身都痉挛起来：这就是东方么？这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

森林似的桅杆，铺满行路的货物，小小的南头镇真可谓金银遍地啊。吕宋人，渤泥人，安南人，马来亚人、柬埔寨人，占婆人，鬼鬼祟祟的日本人……似乎东方的商人全汇集到这个岛上了。

虽然外国人多，但都是东方血统，语言有隔阂，外表无异常。

屯门岛从何时开始成为海客商埠的，不可考。中唐时期，韩愈、刘禹锡相继降职南粤，都曾爪泥屯门，留下“屯门虽云高，也映波浪沙”和“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歌”的五言七绝，让后人怀想它当年的涛险和浪漫。

若热·阿尔瓦雷斯是和还一脸稚气的儿子一起来的。这父子俩上岸时，将隶属东莞的南头镇中国官员骇得不轻：棕红色的头发，一对发绿的猫眼，鼻子高得过分，全身是毛……这是两个什么“妖物”呀？！如果不是光天化日之下，恐怕满镇人都会跑光的。

尽管中国当局严禁非朝贡国商人上岸，因他父子俩带来的胡椒和香料正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抢手货，加上官员们对这两个真正的“稀客”惊奇有加，便未多作梗。若热粗略权衡，心想如果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茶叶，回到马六甲，将是十多倍的利润。

若热·阿尔瓦雷斯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随身携带的除了胡椒和香料，还有一块从里斯本带来的大理石石柱。石柱的顶端是一个十字架，柱身刻着葡王唐·曼努埃尔和他若热·阿尔瓦雷斯的尊姓大名。他在石柱上又小心地刻下了登上屯门的日期和五个盾牌，不是炫耀他到此一游的纪念，而是向全世界宣布，他若热（中国官员称他“若泽”）和迦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享誉全世界的冒险家是挨肩比踵的人物。他的“发现”使他和他的葡王成了这块大陆上的尊贵“主人”。

早在5年前，对东方虎视眈眈的葡王就在给前往马六甲的贵族狄奥戈·罗佩斯·德·塞克伊拉的信中说：

“要问明中国人，他们来自何方？旅途有多远？到马六甲需多久？隔多久到那里经商一次，都有何种商品，每年来船数目，

船的样式，明年是否还来？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行或公司。中国商人是否有钱？其性格刚柔如何？有否武器或者大炮，服装款式，个头高矮凡此种种……”

很遗憾，塞克伊拉未曾完成使命。直到前年（1511年），果阿总督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攻占马六甲后，才有机会接触中国商船和商人，并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对中国的探险。

……若热领着儿子好奇地呆看，泛泛地交谈，似懂非懂地感受着屯门的中国生活。最使这父子俩万分惊怪的是中国人拿筷子吃饭，父子俩不觉揣动着右手的指头，心里叫叹：“我的上帝啊！”

中国当然也“发现”了他俩和他俩的国家。通过在马六甲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打交道的中国商人的翻译，中国官员称这古怪的父子俩为“佛郎机”人。

可是，小若热因水土不服病倒了，要回去还得等九月的东北季风。儿子没能等下去，像一条海滩上的小鱼，奄奄死去。老若热没有流泪，默默无言地将儿子埋在了还是新土的石柱下。而他自己，数年之后（1521年6月）和朋友库埃略（也译作柯罗）的船队抵达屯门之际，屯门已在打仗，受到中国船队船只的攻击，老若热身遭重创，7月7日不治身亡。库埃略到达屯门时，正赶上中、葡发生武装冲突。他将老若热葬在了他8年前立的石柱之下。石柱四围已芳草萋萋，小树拱把。老若热就在这里与儿子相伴，也厮守他的光荣。

最不幸的是，这个已葬下欧洲国民的东方大国，对死者的国度全然无知。明、清两朝整整三四个世纪，不知道它在地球上的确切位置，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

东西方的人类文化进程相差无几。当秦始皇统一东方列国的时候，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帝国横跨了欧亚大陆。不知是福耶祸

耶，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功业昙花一现，史学家们议及他的辉煌，仅仅只是当成一次轰轰烈烈的国际旅游。东西方的审美情趣就从这里分道扬镳吗？

东方的智者孔子、孟子乃至老子、庄子，留给我们的财富多是安邦治国的权谋之术。几乎同一时期的苏格拉底和他的门徒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德，却奠定了西方的学术分类。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已是经典，而我们东方的那位“南辕北辙”的大预言家倒被贻笑了两千余年。如果说1415年葡王亲征北非休达，播下了争夺海上霸权的种子，东方同一时期的阉臣郑和“七下西洋”，收获的却仅仅是虚伪的“贡单”。

“佛郎机”出自阿拉伯语（Frangi），乃十字军东征时代阿拉伯人对法兰克人的称呼，也泛指西方人或基督教徒。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里译作“波尔杜葛尔”，而清朝对葡国使团一会儿称“葡都丽家”，一会儿又称“大西洋国夷人”，后又称“法兰西国夷人”，连19世纪初的道光皇帝，还以为来势汹汹的法兰西便是当年的“佛郎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人徐继畲编写《瀛寰志略》时，才根据长住厦门的美国人雅裨理的闽南口音，将潜位香山、鸠占澳门的地头蛇直译成了“葡萄牙”。

若热·阿尔瓦雷斯乘着九月的东北季风只身回到了马六甲，真是名利双收啊，但他的神情总是显得很沮丧。他一起小若热就悲从中来。不过，他毕竟成了大明星，走到哪里都会围一圈笑脸，听他讲东方见闻。少年老成且精力旺盛的药剂师托梅·皮雷斯（也译作托麦·皮列士）这些天正在采写《东方概要》。他根据若热的道听途说，从“中国皇帝”写到“货物港口”，洋洋十数页，毫不逊色于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小伙子顿时成了马六甲的中国问题专家。